

天气转暖后，出门身上的衣物少了许多。那些厚重的衣服再次回到衣柜的最深处，毕竟，属于它们的季节已经过去。春天可不就是这种让人有些头疼的季节吗？除了带来感冒，还一切洗牌重新开始，让应对无能的我颇为头疼。即便渲染了绿意盎然，充满生机，身为高三生的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充满希望，拼了命思考今后的路，还得在升学这件事乖乖挣扎，离开高中原来也并非是一种解脱。人不过就是在一个地方挣扎后去下一个地方挣扎度日的生物。

不过，我姑且还是希望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待四年。因为社会很残酷啊，踏入职场后，如果你的来处是雄鹰的窝，那你至少可以被认为是雄鹰呢，不论你是雄鹰里的叶山隼人，还是雄鹰里的比企谷八幡，那都无所谓，至少雄鹰能把麻雀淘汰。自然界的法则真是无处不适用呢。

“比企谷君，看到你没有丝毫希望的眼神就知道你不是在想什么好事呢。”

女孩的声音让我从自己的思绪里挣脱了出来，是的，这位面带微笑，优雅坐在我对面的黑长发少女，也是我的日常。

“虽然强调很多次了，但是我还是得解释一下，我的眼神天生就是这样的哦。”

“所以比企谷君一直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吧？”

雪之下停下看书的动作，把文库本抵在自己下巴，歪着头故作疑惑不解的表情。

可惜我没能从她眼神里看到困惑，倒是只有多到溢出的讽刺。这家伙怎么不去演戏呢。

但是，可惜了啊，雪之下，你的刻薄我已经快免疫了，甚至可以到一笑置之的境界了呢。就像某位“休之呼吸”的漫画家那样，我一度怀疑他刷SNS看到“休刊”的字眼就直接开心地去度假了。

记得当时刚见面的时候，我和雪之下总是彼此不服气，因为意见不合升级为争执的事件时有发生。

不知为何，类似过去的争吵已经基本没有出现了，连同她生气得厌恶的表情也很久很久没见过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两个人平静地吵嘴的画面反而看起来有些奇怪。

不过，也有些愉快。

“好的，投降投降。”

认输也是一种防守。

“打败你可没有任何成就感。”

她莞尔一笑，合上了文库本，身体稍微放松下来，在不破坏姿态的条件下，小幅度地伸了一下懒腰。

我习惯性认为雪之下可能准备去沏茶，所以不打算回话，低头继续看自己的文库本。不一会儿却感觉有些过于安静，没有出现自己预期的动静。我偷偷用余光扫视雪之下，她仍坐在座位上，注视着黑板的方向，眼神却有些迷离，樱红色的嘴唇却在悄悄地翕动，看起来像是一直在重复念叨着什么。难道这家伙已经无聊到自言自语了吗？

由比滨今天因为母亲生日提前回家，所以并没有来这间教室，雪之下觉得无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，因为平常这两个人总是叽叽喳喳聊个不停。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没等我话说完，雪之下猛然转头过来，与此同时，一片樱粉窜上她的脸颊，令人浮想联翩的嘴唇也变为“O”形，也许是她怔住的样子太过可爱，让我无法收回目光。我已经记不清这是我们第几次对视，雪之下的冰蓝色瞳孔和我最初见到的相比，那份冰冷柔和了许多，我也靠近了许多。

真希望能永远注视下去。

“啊，抱歉……”

被雪之下直直盯着，我意识到搭话的时机不太合适，连忙挪开视线并道歉。

“不……那个……”

雪之下小声嗫嚅，却没能凑出一整句话，脸却越来越红。

“……”

这样相对无言的情况有些奇妙，或者说有些莫名其妙。我和她对话既无法开始，也无法结束。

不追问，不过问，不细问一直是我的原则，知道得越少，和其他人的关系就越远，必要的时候失去联系也容易一些。

不过，怎么说呢，显然面前的这个女孩并不适用于这个原则，因为约好了，我们好好约定过了。

所以我一定会过问，一定会追问。

“有什么麻烦事吗？”

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，毕竟根据雪之下支支吾吾的模样，总觉得她想要传达的是一件复杂的事情。

“……也不算什么麻烦……的事情呢。”

雪之下捂住胸口，深呼吸冷静了下来。

“嗯，那就好。如果……有需要的话……”

话说到一半，我有些难以启齿，生怕她会觉得我多管闲事。

尽管没说完，雪之下好像还是意会了我的意思，却没有缘由地傻笑了出来，朝我点了点头。

最后停留在她脸上的，是一个满足的微笑。

这是一个百分之百雪之下雪乃式胜利的微笑。

那片樱红仍未散去。

“是呢，谢谢你，比企谷君。”

“……嗯，是……呢。”

我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说了一些蠢话，以至于逗笑了她。

“你好像又做了承诺了呢，比企谷君。”

约定，或者承诺，过去自己如此忌讳，并非只是害怕，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谨慎，别再自作自受，别再付出真心却依然一无所获。一面保持距离，一面又渴望拥有，这才是我过去伤痕累累的模样。

所以，是的呢，它们是真物的产物，是我和眼前这位女孩这两年来碰撞出的火花。

“是呢，我可能正往轻浮这个方向前进。”

“在往前走一步可能会长眠在那里哦，比企谷君。”

可怕可怕可怕，雪之下依旧保持笑容，目光却诚实散发出了杀气。这家伙或许没有幽默感。

喂喂喂，现在开玩笑都不被允许了吗？

“开……玩笑……”

“我想也是。毕竟是你呢。”

不，雪之下仅仅只是嘴上释怀了。

在这样下去我要哭咯，我真的要哭咯。

“比企谷君，红茶，喝吗？”

“嗯……麻烦你了。”

好像没有拒绝的余地。

“话说回来，真的有麻烦的事情哦。”

雪之下起身去泡茶。

“真有麻烦的事情啊。”

我感叹嫌弃的话语脱口而出，雪之下倒没有表露出厌恶。

“对你来说肯定很麻烦呢。”

她不掩愉悦的神情，却略带一点扭捏。

“你这样说，很难让人不好奇啊”，

雪之下把红茶端到了我面前，

“谢谢。”

“比企谷君对自己最大能力所及之处很好奇吗？”

她端起自己的茶杯抵了一下，随即狡黠地瞥了我一眼。

“不，我一般都是直接放弃的。”

“真是一个恶劣的男人呢。”

好好好，承蒙关照。

“很难想象有你无法解决的事情吧？”

这不是恭维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声音。

“很难想象一路走来，你居然还能这样想。”

她无奈摇了摇头，手抵着太阳穴。

为了不再此刻追及过去，我选择继续追问。

“所以呢，到底是什么事。”

她紧紧盯着茶杯，沉默了一下，抬头认真地看着我。

“是一个晚会。是父亲的一个生意晚会。”

有些意外，未曾想是雪之下家里的事情。

雪之下稍微停顿，确认了一下我是否想继续倾听，看到我一动不动的模样，她放心地继续说。

“一般，这些事情会由姐姐帮忙分担，我也一直明白自己没有插手的余地。不过，她这次给了我一个机会。”

雪之下自嘲地朝我笑了笑，随即又寂寞地看向自己的茶杯。

“那个人想让你出席这次的晚会，对吧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晚会的重要性暂且放一边不说，这样的决定恐怕不是那个人能左右的。

“令堂应该也知情吧？”

我怎么觉得每次谈及雪之下母亲，总让我后背一凉。

“嗯，真亏你猜得到呢。莫非你偷听？”

雪之下略表惊讶，不过，还能开玩笑倒让我安心了一点。

“雪之下，你打算去吗？”

“嗯，我决定去。”

雪之下坚定回答了我。

什么嘛，雪之下居然在烦恼自己已经决定好的事情，这就是女生的心思吧？会一直反复烦恼。

“问题不……在我……在于你。”

雪之下左顾右盼，有些慌乱起来。

“诶？我？”

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回忆了一下刚才的话题，并非是在了解雪之下的烦恼，而是在了解什么是我的麻烦。

“母亲和姐姐……提议……比企谷君……和我去……”

雪之下羞耻——100%

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

啊，这两个人总爱攻击别人的软肋，我算是真正领悟到了。那股潜伏在我背后的凉意，原来一直有它的缘由。”

“.....”

我一时语塞，再次，我再次回到天桥上，回到了未向雪之下伸出手的那个时刻。我能理解这对雪之下来说，是一个重要的机会，也是一个最初的考验，她一定会面对的，这才是她的风格，她还是那个我一直了解的雪之下雪乃。之前跟平冢老师提到过的，我会和她会一直怀疑，一直追寻下去。想想也是，自己都需要质疑的东西，别人怎么可能不会质疑。

所以，她们再次向我质问，弹劾。因为我们好好约定过了，甚至我再一次承诺了。因为，各自伸出的手已经十指相扣，到了无法挣脱的地步了。

因为放手的话，就再也抓不住了啊。

“如果比企谷君感到为难的话，我.....”

“我也打算参与哦，”我将杯中的红茶一饮而尽，  
“而且，这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啦。那个人随心所欲才是麻烦吧。”

即便今后会被戏剧性的人生捉弄，我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变化。

“诶？”  
雪之下抬起头，讶异看着我几秒，随即噗嗤笑了出来。

我猜雪之下是为自己的后知后觉逗笑了吧。

“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”

“不，有些不一样了。”

“是呢，不一样了呢。”

我们再次对视微笑，在那黄昏即将逝去的教室里。

间章

“别这么突然把人叫出来啊。”

我气喘吁吁地坐到阳乃小姐的对面，招待的咖啡也先一步置于座位上。

“那比企谷君拒绝不就好了。”

阳乃小姐正仔细阅读某一页时尚杂志，丝毫没有理会我的出现。

“你不会放过我吧？”

阳乃小姐听到这句话，翻页的动作戛然而止，抬头笑了笑。

“你说话还是这么夸张呢。”

未到下午茶时间的咖啡厅没有多少人，我和阳乃小姐坐在靠落地玻璃窗的位置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这咖啡好苦。

“小雪乃跟你说了吧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她突然的直接让我有些不适应。

“又装傻，晚会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吧。”

阳乃小姐把杂志撇在一旁，大方地依靠在椅子上。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，外面人行道好几个男青年经过落地玻璃窗的时候，目光都被阳乃小姐吸引了过来。

“算是吧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呢。”

“我还以为比企谷君又会无趣地踌躇许久。”

“如果我踌躇的话，阳乃小姐会怎么样呢。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直接剥夺你今后选择的权利之类的？”

一如既往，受到挑衅的阳乃小姐发出温柔的死亡警告。

“好可怕，你不会是妹控之类的吧？”

这可能是我和她唯一的共鸣之处，不想让别人抢走妹妹的我，却做了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如今我说这种话再也没有说服力了。

“一件事得做彻底才行哦，比企谷君。”

阳乃小姐小心翼翼地撇开视线，眼神仿佛落空一般。

“对我来说，决定好的事情是不会变的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，男人的嘴可信吗？”

一瞬间她又变回那个爱笑的雪之下阳乃。

“所以，姑且相信一下我吧。”

“比企谷君，听你这么感觉有点恶心，但是觉得很有趣呢。”

她应该是在嘲笑我，不过，眼神却丝毫没有那样的痕迹，存在于那里的，是更温暖的东西。

“晚会的事情我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

”

谁知道呢。比企谷君能做什么不是由比企谷君自己决定的吗。

这个人满不在乎挥了挥手，一副说教的态度真的有够麻烦。

“那我到时候再思考吧。”

“看来你唯独对一直守在小雪乃身旁没有异议呢，”她啜饮了一口咖啡，“是小雪乃太可爱了吗？”

“阳乃小姐的妹妹听到会心痛吧。”

“不，小雪乃很开心，”阳乃小姐露出了类似捉弄成功快乐的笑容，恍惚间又收敛成平静的模样，眼眸折射出了认真的光芒，“放心吧，晚会我绝对会给你一个最可爱的小雪乃哦。”

“这种不明所以的话有点吓人。”

“你们没有那么无趣了，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呢。”

她故作地摇摇头，在座位上伸了伸懒腰。

“我明白，你才是最麻烦的那个啊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小静嘱托我多照顾一下你们。”

“拜托让她亲自来吧。”

我无奈苦笑。

啊，有点怀念那个啰嗦又霸道的老师了。

“是呢，一群麻烦得要死的高中生，”阳乃小姐利落地站起身去付钱，“你们啊，不要让小静失望。”

“嗯，当然啦，偶尔打电话过去哭给她听呢。”

“不送一下我吗？”

“一定要吗？”

我遗憾叹了口气。

“走吧。”阳乃小姐自信地微笑着。

镜子里穿着西服的我看起来完全不着调。

“小町，这完全不合适啊。”

还有，这领带真是紧得可以，我快喘不过气了。

“哥哥，你不要再给我动那个领带了啦，我不是已经帮你弄好了吗。”

“好~”

为了不再听小町的抱怨，我选择服从。

手机适时响了起来。

“比企谷君，你好慢啊。”

是阳乃小姐。

“还好吧，还有为什么偏偏是你来催我。”

“你以为是谁当司机呢。”

“雪之下也在吗？”

“不，她先一步去会场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紧张吗？”

很奇怪，明明问的是我，我反而忍不住考虑起雪之下的感受。

“还好，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。”

“上车吧，到你家门口了。”

“阳乃小姐，开车就不要打电话。”

“你好啰嗦啊。”

正打算反驳，电话就被挂掉了。

我简单收拾出门后搭上了阳乃小姐的车。

“你和令堂真的不会出现吗？”

我看着窗外，飘过了这个疑问。

“是呢，父亲母亲都不会去，我也不会。”

“你们意外地对她很放心啊。”

“所以，你好好观望吧，观望小雪乃成长的每一刻。”

“所言极是，我除了观望其他什么都做不到了呢。”

我无心随口敷衍过去，从后视镜里，能看到阳乃小姐浅浅的笑容。

“到了，回头记得谢谢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特意带我过来吗？”

“你进去不就知道了。休息室在进门右转第二间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被你道谢的感觉很奇怪。”

“这可是利用别人必须说的话呢。”

“小静说的没错，你真是一点也不可爱啊。”

她无奈地笑了。

我则是回头踏上楼梯进入会馆一楼。

右转？啊，找到了。雪之下应该也在休息室，直接推门进去会很尴尬吧，所以我选择轻轻打开门，动作小

一些比较不会引起注意。

“打扰了。”

休息室意外很安静，最后进入视野的，是站在窗前的一位少女。

她应声回头，是雪之下。

她身着青色的连衣裙，乌黑的长发被扎成一束，原本就美丽精致的五官在妆容的衬托下更加优雅动人。

喂喂喂，这家伙是想惊艳四座吗？

冷静冷静。

“为什么比企谷君会在这里？”

“你姐姐告诉我休息室在这里。”

转头晃动的耳坠，以及拘谨缩在胸前不太情愿展露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双手，都让她看起来更可爱。

“宾客休息室其实在另一边，这里是指定专用休息室。姑且被她猜到了呢。”

“这里不是很好吗，挺安静的。”

“有一些紧张，所以才到这里来。”

“我以为你早就习惯这样的场合。”

“不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也只是依靠谁走进人海里。”

她歪着头，露出了苦涩的笑容。

我深叹了一口气，向雪之下走了过去。

“你好麻烦啊，虽然你说过的，但是靠近以后还是觉得超级麻烦啊，虽然很可爱，但还是很麻烦啊，很麻烦，超级麻烦，但是啊，”

我在了雪之下面前停下了脚步，

“无论多麻烦，我还是会不知羞耻地靠过来。”

我微笑示意，雪之下也是。

“第二次被这么说，总感觉有些高兴呢，和你一样变奇怪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

我向她伸出了手，

“雪之下小姐，一起入场吧。”

“嗯，麻烦你了，比企谷君。”

“我不会松开哦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

NOT FOR SALE  
REPRODUCED BY THE  
PUBLISHERS OF THE MANGA